



宝宝的十万个为什么

|| 宝宝小百科全书 ||





青春疼痛小说II

十七岁的{世上} 电影!

卡琪/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岁的纸上电影/卡琪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6

(青春疼痛小说Ⅱ)

ISBN 978-7-5317-2275-5

I. 十... II. 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879 号

青春疼痛小说Ⅱ·十七岁的纸上电影

作 者 / 卡琪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佳欢

封面设计 / 门乃婷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邮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32 开

印 张 / 7

字 数 / 158 千

版 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 119.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275-5

十七岁的电影！



楔——子

像是古老的黑白电影，回忆伴随着吱嘎作响的声音遍遍上演着。

你说你最爱那其中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交织。

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却成了纸上电影里的主角，

成了另一个人的影子，带着假面靠编织谎言过活；

飞蛾扑火地爱上了一个明知不能地久天长的人，却还要为他哭得撕心裂肺；

最后背叛了所有的人，包括自己，却只换来你那倾国倾城的莞尔下轻挑的说笑：it's just a gamble……

是回忆吞噬了甜蜜，丢了青春，抛了韶华，骗了所有的人——

其实，我们的十七岁是无法再次来过的。

可如果十七岁那年一切都没有开始，也便没有结束。





CHAPTER 0

王子骑马来





1 { 我站在马路边，随着道路旁两排整齐的梧桐树向远方眺望，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明亮的前灯像是碗口大的野兽的眼睛。这些身体呈流线型的冰冷器体，真是很冷血的杀手。

黑夜里，看不清浅绿的梧桐叶真正的色彩，看不清它们的阴影投掷在杀手们的身上到底有多晦涩。

只有咆哮在耳边的声音……

询问我，死亡到底是被巨大睡意紧压得沉重，还是灵魂解脱了的浮空。

2

六岁的时候，父母因为一场车祸双双去世，我成了孤儿，但肇事者却被判无罪。当时听聒噪的姨妈们议论，说那个人很有钱有势，而有钱，是能使鬼推磨的。

那之后的几天里，我被亲戚们像踢皮球一般踢来踢去，最终姨妈倒霉地接到了我，我的小表妹颜楮纱叫我野孩子，一直到十岁，十岁之后她不再这样叫，因为我会打她。

她现在叫我颜栀祈。

讨厌，臭屁，自以为是的狐狸精颜栀祈。

到了十七岁，就是现在，颜楮纱有了喜欢的男孩子。

他叫韩彼希，很单纯也很冲动的十七岁少年。

我也是单纯的。

出自报复，我冲动地利用了自己漂亮的脸蛋和他对我的好感，夺走了或许会属于颜楮纱的韩彼希。

于是颜楮纱在家里更多地为难我。

有时候我会为了自己的自尊不吃饭，不在那个家里住。

为了自尊，听起来好像是很坚强，但委屈的其实一直是自己。

我也一直明白，韩彼希并不是我的那个王子。

王子总是骑马来。

但我知道迟早有一天马蹄也会践踏过我的荒原。



CHAPTER 1

被复制的情人





1

“栀祈！为什么我给你打的电话你都不接？”肩膀突然用力地被人扳过去，我微微吃痛地皱了皱眉，目光由眼前的宁静天空变成了韩彼希纠缠不清的嘴唇。

他英俊的眉毛焦灼地紧皱着：“你真的像桤纱说得那样吗？”

我白了一眼韩彼希，很确定我那个讨厌的表妹一定就在他旁边。

果然，她勇敢地迎上我的视线，然后骄傲得像只孔雀般翘起了尾巴，冲着韩彼希说道：“彼希，颜栀祈就是这样的女人，她把你甩了，我没骗你！”她虽然是在对韩彼希说话，但是一字一句咬牙切齿的样子却都对着我，微翘起的眼梢带着她从小便种下的优越，在我面前更加的突出。

我和她一样心高气傲。

但是我知道，却又都是不同的。

韩彼希哀怨地看了我一眼，语气乞求一般地低声道：“栀祈，你说话啊，不是桤纱说得那样对不对，你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定定地看着韩彼希浓黑的眼眸，微微侧头叹了一口气，忽略掉韩彼希眼中死灰复燃的星点希望，挑起眉毛，说：“能不能不要这样？泛滥的就像言情小说，如果你能潇洒地放手，说不定我还会感激你。可是你这个样子……”我顿了顿，没有再说下去。

韩彼希的手渐渐垂下我的肩头，方才被他紧握的双肩得到一丝松缓，我轻轻拍了拍肩头无形的灰尘，转身快步离去。

颜桤纱，这本来就是我为报复你布下的骗局，我可以全身而退，但是你真的认为我退出了，你就可以得到爱过我的人吗？

可是，其实我一直都是上帝忽略的人。

妄想得到的垂青与宠爱，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降临呢？



2

放学后，颜裾纱飞快地收拾好书包，然后追上背影黯然的韩彼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恶狠狠地做着口型：白眼狼。

我慵懒地笑了笑，表示自己根本不在意。

不过，用白眼狼来形容我倒真的很贴切。

一直住在她家还处处“欺负”好表妹的我，真的不是什么好货色。

漫步在回家的林荫道上，想到这里我傻乎乎地笑了出来。

已经立春了，但林荫道上却仍旧只有仅仅几棵小树苗在迎风摇曳。

我看了看立春以后那些仍是死气沉沉的浅褐色枝干，心中一凛，它们怕是再也绿不起来了吧。

自顾自地走着，无意中路过了一家 ICBC。我站在门口不由地停住了脚步，虽然明明知道卡上的钱一定会被姨妈按例取走一大部分，但却还是忍不住想要去查看。

走进银行，我拿出钱夹里光滑微薄的银行卡，上面的积蓄是我生存的筹码。我知道，一旦它们枯竭殆尽，也就意味着我即将被赶出颜裾纱家。

本来，我也就快 18 岁了，我知道他们在迫不及待地期望我赶紧成年，因为那样，他们就可以不顾世俗的眼光光明正大地把我赶出家门。



屏幕上的阿拉伯数字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还剩三千。

这十年来我靠父母留下的这笔钱过活，算是够艰辛的了吧。

退出银行卡，我继续伫立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看着自己的身影投在琥珀色的地板，还有那一盏盏莹白色的灯泡环绕在我周围闪亮，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自己是那么地耀眼。可实际上，生活中的我并没有这些夺目的光环围绕。

走出银行，继续往回颜榕纱家的路上走着，这条路已经行走得机械，前方等待我的并不是一个家，一个安乐窝，而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时候一辆车与我相对驶来，不经意间看了看车标，居然是保时捷！

目光诧异地锁定在银色的跑车上，抛光度超好地映照出我飞速后退的身影。

驶过去的时候，我不由地回头望了望。既而撇了撇嘴巴，谁这么招摇过市的？真他妈的有钱。



3

翌日我再走过那家 ICBC 时，脑海中始终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我该如何靠这 3000 块钱活下去？

辍学？打工？借钱？

或者还是坑蒙拐骗偷？

唉，不可一世的颜栀祈居然得干这种勾当！所以说，我的自以为是与颜栀纱的放在一起，根本不可一提。

因为她有资本，最物质的资本。

嘿，我呢？

愁苦之际，下意识地往宽松的校服兜里摸烟，但是并没有摸到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才恍然间记起，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支烟还是借的。

说借倒是好听了，抽都抽光了，难道我拿烟灰还人吗？

我皱了皱眉，走到旁边一家副食品店买了一包白娇。我觉得可能很快自己就连这种十块钱的烟都抽不起了。

没钱还学别人装什么颓废。

没钱什么都不是。

不对，是乞丐。

但我有这么漂亮的乞丐吗？走出去行乞还不如去夜总会。

我在副食品店一面光洁的镜子里瞥到自己可以唤作病态美的

脸庞，左颊小小的泪痣在眼梢点缀着，是那么的妩媚动人。

漂亮是有用的，很有用的。

可是，我真的不想拿这张信用卡去刷。

因为它很容易透支。

我点燃了一支烟，那充盈在口中的，是让嗜烟者痴迷的味道。

吧嗒吧嗒，踩着金色米奇鞋，我下了三级楼梯，但不知怎么，小腿肚却莫名其妙地酸了起来。

于是我很铺张浪费的小资了一次，伸手一招 Taxi，回颜桤纱的家。

到颜桤纱家需要9块钱车费，但当我把一张灰蓝色的人民币递过去后，司机大叔却好像并没有反应。与他对视了两秒钟，才想起现在物价飞涨，出租车都要加一块钱的油费，我不禁在心里大骂自己丢人！

我愤懑地一甩车门，砰的一声后，却又呆愣住了。

虽说在颜桤纱家的这个小区并不缺乏好车，但是一辆保时捷停在那里还是很醒目的，而且惊人的眼熟。

眼熟的就像是我昨天在银行门口碰到的那辆。

我自认邪门，一步三回头地钻进了电梯，这个银色的怪物把我在它肚子里滞留了好一会儿，心脏像是悬浮一样没个底儿，我很讨厌这样的感觉，但是你不能让我从一楼爬到十七楼，这是非人的。

来到熟悉的灰蓝色房门前，伸手按响了门铃。

我当然是没钥匙的，用颜桤纱她妈的话来说就是：把钥匙给了她，老娘害怕哪天一回家就碰上一帮小偷强盗。

灰蓝色房门在眼前挪移开，开门之人竟是颜桤纱！

哟，真少见。更奇怪的是，她看我的眼神也特别怪异。

虽然那种怪异的眼神是我所熟悉的。就好像每次韩彼希对我献殷勤的时候，她都会露出那样的眼神。其实我知道，她的那种眼神，叫做妒忌。

颜桤纱鄙夷地看着我，“不知道你这种人哪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诧异地跟她走进客厅，看见颜桤纱她妈珍爱的真皮沙发上端坐着一个陌生人，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人。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真的很帅，线条明朗的脸庞，如雪山般高毅坚挺的鼻梁，凛冽却又柔软墨色的眼眸，给人一种内敛而成熟的感觉。

他转头望向刚刚走进客厅的我。

我不由轻轻一怔。

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跟韩彼希那种张狂的帅气完全不一样。那样凛冽的墨色瞳仁，像是具有某种摄魂的魔法般，令我微微怔忡。



颜楷纱她妈开口对我说道：“栀祈，这位是莫崎先生，我们正在谈关于他领养你的问题。”她的语气出奇的有些柔和，并不像平时那样棱角锋利。

话毕，我就理解她的改变了。

很简单，因为有了有一个把我推销出去的机会，只不过这个这个机会过的好，好到她恨不得以前对我好一些，不为别的，只需要让我懂得“知恩图报”四个字。

我冷笑一声，现在这一刻就算她把的真心剖出来，也抵不了她对我十年的冷待吧。于是我假装很顺从地说道：“姨妈决定就好。”

“好，那你收拾收拾东西，我们现在就走。”莫崎先生站起来，干脆地说道。身体出乎意料的顾长，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对我说话，说不上是什么语气，冰冷而柔软。

“你可以都给我买新的吗？”我冷不丁地开口，话毕自己都觉得自己是贱骨头。

然而莫崎先生眼中的惊讶之色在让我羞愧遁形之前便消失，他微薄的唇边居然溢出了一丝微笑，然后柔和地说：“好。”

面对莫崎先生莫名的宽容大度，颜楷纱嫉妒得快要将自己的嘴唇咬破，而她妈妈气得直跺脚悔恨。

我望着莫崎先生，眼神里没有一丝感激之色。

我想要丢弃一切旧的东西，我想要重新开始。

一切都要新的。

那个六岁时因为父母车祸双亡被亲戚们像踢皮球一般踢来踢去的颜栀祈：

那个为了报复颜楷纱连自己的良心都出卖了的坏小孩。

我都不要见到了。

我依旧是颜栀祈，依旧是坏小孩。

但是我不要卑微到为了那种理由而放低了自己的姿态。

心高气傲，自以为是。

这样的资本，我有了，对不对？

于是我穿着身上这件蓝白色的校服和莫崎先生一道走了出去，没和一个人说再见，甚至踏出这个生活了十年的门时我都没有一丝留恋。

凌驾于心头的，是一种风筝断线般的决然与自由。

4

电梯里出乎意料的静,而且只有我和莫崎先生两个人。

他站在我旁边,淡淡的气息在宁静中让人无法忽略。我动了动嘴唇,轻声唤道:“莫崎先生,你什么都不问我吗?”

“问什么?你的名字,身世,所有的一切我都知道。”

他淡淡的回答让很想咬自己的舌头。一个陌生人要领养自己,一定是去调查过我的。但是为什么是我呢,没有好成绩,也不够听话,不过是个野孩子罢了。

“而且你不用那样叫我,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他继续说道。

我抬起头与他对视。

他还很年轻,大概二十三、四岁,但是却并不像还在打拼的同龄人有着热血的脸庞,取而代之的是超出年龄的沉静。

而他看我的时候,在墨色的眼眸中闪烁的是对待恋人的宠溺。

这样的眼神,让我不禁心悸地低下了头。

跟着莫崎下楼以后,站在保时捷旁边的西装大叔看着我空空的两手,露出讶异的神色。但却教养很好地恢复到无表情状态,打开车门后恭敬地请我和莫崎先生进去。

我们坐进了车厢,车门关上的声音不经意地敲击了我的心扉。

我朝车窗望了一眼,并没有人来为我送行。也是,谁会来呢?那些平时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人们,或者是光明正大地羞辱我的人,谁还会在飞上枝头的我面前再来加深罪恶呢?

我颓然地转过头来,脸上露出一丝落寞。

“你不问我为什么领养你吗?”莫崎突然开口问道。

车缓缓启动。

车窗外的景物渐渐后退,随着他的声音消逝了过去。

我恢复了清冷的神色,侧颈看向他,声音淡淡地响起:“情人吗?”



CHAPTER 2

被圍禁的不再离开





1 { 行车期间，我一直看向窗外千变万化的陌生景色，莫崎在旁边也一直沉默着，动作优雅地斜倚着，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灼灼的。

我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鬼使神差地伸手抚上坚硬透明的玻璃窗，淡淡的凉意沁进手指，既而抚过车窗上莫崎的影子，坚毅的，英俊的脸庞。

情人吗？

我真傻，怎么会这么想，这么说。

像我这样的身世，这样的教养，怎么会被这样的人看上？

那，又为什么要收养我呢？

可是，颜栀祈你只需要一个更好的落脚处吧，有一个更高的露台，让你可以养精蓄锐。待羽翼丰满后，抛弃一切后，去奋飞，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所以想这么多干嘛呢？

我更很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要辛苦地度日如年。

很想知道答案。

很想报仇。